



崔仙岩

36.8.8生

安東輝南人

美國休士頓大學建築系

畢業

■經歷／

金山平劇社社長、清流

話劇社社長

■現職／

中華航空公司舊金山分

公司

■作品／

「天安門」、「白山黑水照丹心」相

聲「雨傘獎」、「武俠小說」

## 偉寧營

舞台劇本組佳作 崔仙岩

### 劇情摘要

偉寧營是東北本溪湖旁邊由東西南北村合組的一個小城，也是上孤山的必經之地，孤山上盤據有六百多紅鬍子，而這些大多數曾是張學良舊部屬的紅鬍子有意歸順中央、共同抗戰，中央也有誠意的派人至偉寧營與紅鬍子談判，但每次派來的人與下山的鬍子都神秘失踪，鬍子頭李彪認為是偉寧營的周文孝通風日本特務幹的，因此綁架了周文孝。

南村村長齊繼業的三子齊世平乃是一地下工作者，因家居偉寧營地利的關係被派上山與李彪談判，結果不負使命的把事情辦妥並救了周文孝，但齊世平在山上時，日本憲兵隊得到情報到齊家逮捕世平，老父繼業在熬不住拷打逼問，死於日本皮鞭下。

周文孝被放回家，但被誤會的村民打死，在臨死前吐露真正出賣地下工作的乃是齊世平五弟齊泰平，但泰平在父親被打死當日已離奇失踪。

齊世平回家奔喪正巧遇到了失踪的泰平，原來他因父亡已痛改前非，冒九死一生偷得一重要情報給了三哥，卻死在三哥面前，但日本憲兵隊照着血跡找到了齊家，正要抓齊世平，李彪帶着最後一批下山受訓的弟兄經過齊家，而救了世

平一家人，世平帶着家人離開偉寧營，從此開始了他抗戰打游擊的生涯。

#### ■人物介紹

齊繼業——七十歲，是南村村長，為人正直。

齊世平——齊家老三，地下工作者，三十餘歲。

林淑芬——齊世平妻子、賢慧。

齊安平——齊家老四，懦弱。

蕭慶珠——安平妻。

齊泰平——齊家老五，敗家子。

齊龍豪——世平子，十一歲。

齊龍傑——安平子，十歲。

王秀娟——六十五歲、繼業妻。

李彪——五十歲、鬍子頭兒。

李甜——李彪堂妹，二十三歲，小名糖豆兒。

涂德海——三十歲，世平結拜兄弟。

關陽——三十歲，世平結拜兄弟。

紀伯仁——二十八歲，世平同事。

房啟全——三十歲、漢奸、陰險。

王國彥——二十餘歲，漢奸。

齊曉雪——世平女，十四歲。

郭金山——李彪手下，二十歲。

小劉——李彪手下，又叫神槍手，二十歲。

日本兵，崽子數人。

## 第一幕 第一場

時間——民國三十年農曆年的前幾天。

場景——整個舞台是齊家大廳，中間一台階通裡屋各房間，舞台右邊通後院，左邊出齊家大門。  
人物——齊繼業，齊龍豪，齊龍傑，王秀娟，林淑芬，蕭慶珠，齊世平，齊安平，齊泰平。

（幕啟，齊爺爺正埋頭寫對聯，龍豪龍傑互相追逐着的從裡屋跑出。）  
龍豪：看我不打死你這個小日本鬼子！

龍傑：誰怕你……我就不信你能抓得到我。

龍豪：好！小日本鬼子，看我抓着了你不活剝你的皮不？

龍傑：好呀！來呀……

（說着兩人就繞着圓桌又追逐，一不小心撞到了齊父，把對聯畫了一道。）

齊父：看你們這些孩子，簡直胡鬧，怎不到院子玩兒去？

龍豪：爺爺：外頭都凍的什麼似的，如果待久了真能凍成冰棍兒。

龍傑：是呀！等三娘回家一看，只見咱們家門口杵着倆冰棍兒門神。

齊父：好小子！（假裝生氣）居然頂撞爺爺，伸出手來打手心兒。

龍豪：爺爺，昨兒個四嬸就要打龍傑了，後來說要過年了，免得大人叫小孩兒哭的就算了。

齊父：（被逗笑了）哈哈！好！那我就罰你們每一個人寫十張大楷。

龍傑：爺爺，那我寧願您揍我一頓……

龍豪：是呀，這麼冷的天，手都凍僵了怎麼寫？又嫌我們的字不好看，可是又不准描。

龍傑：「寫字不描，拉屎不瞧」爺爺說的我都記住了，拉屎我可以不瞧，可是每回寫字我就不得不描。

齊父：哎！孺子不可教也！

龍傑：爺爺，以前私塾的先生是不是都這麼教你們的？

龍豪：你知不知道？咱們爺爺可是前清的秀才呢！

龍傑：爺爺，什麼叫「秀才」？

龍豪：就是往柴火上繡花，就叫「繡柴」。

齊父：（大笑）好小子，真損，看我不打你的？（說着就追，龍豪在前面跑。）哎呀！（故意裝腰閃了）

龍豪：（馬上來扶）爺爺怎麼啦？

齊父：（一把抓住了龍豪的手）好小子看你往哪兒跑？

龍豪：（哭）爺爺不敢了！

齊父：什麼爺爺不敢了。

龍豪：好好好，爺爺，「我」不敢了。（淑芬上）

淑芬：怎麼又惹爺爺生氣啦？

齊父：（笑着說）妳看我們像是生氣了嗎？

淑芬：好了！你們到後院兒玩兒去吧！媽要跟爺爺說話。

（兩孩子下）

齊父：淑芬，打聽的怎麼樣了？

淑芬：方才我到城裡打聽，瀋陽所有的中學在兩星期前就放寒假了。

齊父：前幾天他來信不說三天就能到家了嗎？

淑芬：就說是，他這段日子能到那兒去呢？

齊父：淑芬，妳也別擔心，他不會有事兒的。

淑芬：爸，自從世平打中央受完了訓參加地下工作，我的心就一直揪在那兒，不知道哪天……

齊父：哎！妳甭說了，（稍頓）我是既難過又慚愧，我就這麼一個有出息的兒子，可是為了國家民族參加了抗日，一年有

十個月不在家，虧了好他娶了個好媳婦兒，要不然我們齊家一大家口子，真還不知得靠誰來張羅呢……只是太拖累了妳了……

淑芬：爸，這些都沒什麼，我只希望一家大小能平平安安熬過這段苦日子也就行了。

齊父：但願如此，（稍頓）咦？晚雪呢？她不是跟妳一塊兒出去的吗？

淑芬：一大早叫她四叔帶走了，說是到沈家要帳去了。

齊父：這個混蛋！我早就跟你們說了，這幾年收成不好，再加上日本人佔據咱們東北，大伙兒都過的挺苦，能湊合活着都不錯了，人家要有錢還能少給你的？

淑芬：爸說的是。

齊父：難道不是嗎？自格兒要有能耐怎麼會缺這幾個錢用？上回有人替他在縣政府找了一份差事，他怎麼做了兩天不去了？

淑芬：爸！那兒離家遠點兒，而且安平說替偽滿做事兒心也挺窩囊的。

齊父：噢！閒在家就不窩囊？淑芬，妳別袒護他了，我自己兒子是什麼德性我不知道？

淑芬：其實安平本質不壞，就是一時不得志。

齊父：我看呀！他早晚要跟他弟弟一樣，（稍頓）哎！一提到泰平我更是一肚子的氣，吃喝嫖賭妳說他那樣不精？昨兒晚又沒回來？

淑芬：這我不知道。

齊父：哎——虧了我這把老骨頭還能挺得住，要不然早叫這批混蛋給氣死了。

淑芬：爸……

齊父：噢！我得到西村幾家送對聯去，嚮午別等我吃飯，安平泰平這倆混蛋要是回來，叫他們別再出去，我有話要跟他們說。

淑芬：（手上遞過齊父大衣，圍巾）爸，雪地上您當點兒心、地滑。

齊父：（拿對聯）嗯，我走了（下）

（淑芬欲進裡屋，剛一轉身安平曉雪上）

安平：（壓低了嗓子）三嫂！

曉雪：媽！

淑芬：噢！你們回來了，方才爸還提到你呢！

安平：那哪是提，簡直就是罵，我們在門外聽了好一會兒，一直到他老人家走，我們才敢進屋。

曉雪，媽！我餓了！

淑芬：好——媽這就到廚房看看去，安平要不也吃點兒？

安平：三嫂妳不用張羅了，我還不餓，慶珠哪去了？

淑芬：我也剛從外頭回來，你到大炕看看去。

安平：好（下）

曉雪：媽，方才我們到沈家，正巧五叔也在那兒，五叔跟人家吵起來，還打了沈禿子一個大嘴巴子（耳光）

淑芬：啊！

曉雪：後來叫四叔拉開了，不然可真要出人命呢！

淑芬：小孩兒別胡說！

曉雪：我才不胡說呢，我親眼看的，五叔那樣兒就像要殺人似的。

淑芬：好了，別說了，曉雪記住，別跟爺爺提這檔子事兒。

曉雪：為什麼？

淑芬：難道妳願意叫爺爺聽了生氣再把五叔打一頓，我們一家都不能過個好年？

曉雪：噢，那我知道。

淑芬：這回妳出去還看到誰了沒有？

曉雪：好多人都問爸回來沒有？媽，爸怎麼還不回來？

淑芬：媽也不知道，我想妳爸總要回家過年吧！

晚雪：去年爸可就沒回來過年。

淑芬：妳爸一直忙，妳當他喜歡在外頭過年嗎？

晚雪：可是媽：

淑芬：好了，別再問了，跟媽到廚房去吧！

晚雪：噢！媽，我差點兒忘了告訴您，今兒個我們在外頭聽到個消息，說是周家的大頭叫山上的鬍子給綁走了。

淑芬：啊！這……是爲了什麼？

晚雪：鬍子揮下了話，十天內沒有三千塊現大洋絕不走人。

淑芬：周家哪來那麼多錢？別說三千，就三十也拿不出來呀？

晚雪：要不然大頭就糟啦！

淑芬：哎！全村也湊不出三千塊呀！看來也只有讓鬍子撕票啦。

晚雪：他們說只有一個辦法可以救大頭。

淑芬：什麼辦法？

晚雪：只有等爸回來。

淑芬：妳爸也拿不出那麼多錢呀！

晚雪：我不清楚，反正他們說鬍子裡有個頭兒跟爸是結拜兄弟。

淑芬：噢？有這樣的事兒？怎麼沒聽妳爸提起過呢？可是聽說山上有六七百隻槍，紅鬍子殺人不眨眼，他們會聽妳爸的？

(齊泰平上)

泰平：聽也許能聽幾分，不過周家可不會來求三哥幫忙。

晚雪：五叔，爲什麼？

泰平：因爲我已把條件交待的很清楚了，只要他們給咱們齊家一千塊現大洋，我三哥連現兒的上山說去，不出三天還他家一個活蹦亂跳的大頭。

淑芬：(痛心) 泰平，你可真忍心，在這個節骨眼兒上，這不是趁火打劫嗎？

泰平：三嫂，虧妳還師範畢業的，怎麼不會用字呢？這叫「一舉兩得」，他們只要肯花點兒，他們既得到個活大頭，咱們也多份兒收入，這又叫「兩全其美」。

淑芬：你這樣做太缺德了。

泰平：三嫂，妳這是說哪去了，缺德的是那些紅鬍子，咱們不過是做個從中間代爲討價還價的調解人，拿點兒回扣而已。淑芬：不管你怎麼說，我想爸跟你三哥都不會讓你這麼做的。(說完欲回房，但泰平擋住了去路)

泰平：得了罷！三嫂，三哥有沒有說服鬍子的能耐還不知道呢？其實三哥就算在家，他也會贊成我這麼做的，妳要知道，

想當年咱們爺爺可是白手在本溪湖寧營起家，村裡那一戶沒有多多少少受了點兒恩惠？現在能過太平日子，那也是靠咱們大哥二哥丟了兩條性命保鄉衛民保下來的，尤其是周家，居然在這偉寧營開起客棧來了，招來了生人，讓這本來平靜的小城變成複雜份子來來往往的大本營，他們家發了國難財，咱們從他那兒要兩個又有什麼？何必大驚小怪的呢！

安平：(O·S)妳就別攔我，看我今兒個不打死他？

(安平上，後面緊跟着慶珠)

安平：泰平，咱們齊家的臉都叫你給丟光了。

泰平：四哥，你別五十步笑百步啦！你也沒給齊家爭什麼面子呀！

安平：想起你的所做所為我都羞愧的無地自容，面子爭得回來嗎？

泰平：咦？四哥，我倒不明白你羞愧什麼，我的所作所為怎麼啦？我靠祖上積德，在村子裡有這麼點兒小名望，小弟兄們跟我跑跑也就是了。

安平：跑跑？是呀，儘往漢奸開的賭場跑，直往城裡的窯子逛。

泰平：(大笑)你說到這兒，差點兒沒把我的牙笑掉，怎麼？對門兒車寡婦那兒你不是去的挺勤的嗎？居然好意思教訓起我來了，連最簡單的「近賭遠嫖」的道理都不懂。

安平：你說什麼？(衝過去要打泰平為衆人拉開)

(龍傑從外跑進)

龍傑：三伯回來嘍！三伯回來嘍！(衆人分開)

(龍傑拉着世平上)

龍豪：媽！爸回來了！

慶珠

安平：三哥！

泰平

曉雪：(撲向世平)爸！

淑芬：世平！

世平：大伙兒都好吧？爸媽呢？

淑芬：爸到西村送對聯去了，媽大概昨兒個晚上蒸饅頭累了，正睡着。

世平：那就讓媽再睡會兒！

慶珠：三哥這趟可要在家多待一段日子吧？

世平：我只能待三天，有位同事紀先生要到咱們家來，然後一塊兒出去辦點事兒，再什麼時候回來就不知道了。

龍傑：爸，我不要您走！

龍傑：三伯您能跟我們待在家多好！

淑芬：（失望地）世平，怎麼不過了年再走？

世平：我……（欲言又止）安平你帶着大伙兒進去，我要跟你三嫂說話。

安平：好！（衆人下）

世平：淑芬！我這次回來是有任務的，我要跟那位紀先生上一趟山。

淑芬：（生氣）真怪了，中央沒有你就不能抗戰？那麼多人為什麼單單挑上了你？而且辦事兒就辦事兒，為什麼帶個生人回家？

世平：妳別急，先聽我慢慢告訴妳，第一，偉寧營是上山的必經之路，咱們家又在偉寧營的邊兒上，日本人根本注意不到，第二，偉寧營的人都當我在瀋陽，沒想到我會回來，更沒有想到我會上山，第三，山上的鬍子當中有兩個是我中學時的結拜兄弟，我跟他倆談起事兒來也容易些。

淑芬：憑你們兩個人去跟六百個鬍子鬥，再想救出周大頭談何容易呀？

世平：救周大頭？

淑芬：怎麼？你倆上山不是要救大頭呀？

世平：大頭怎麼啦？

淑芬：他叫鬍子綁上山了，鬍子要三千塊現大洋。

世平：噢？根據情報，日本人的確在偉寧營安了個眼線，任何人上下山都由他跟日本人報告，倒沒想到這眼線會是大頭，

但鬍子綁他有什麼用呢？

淑芬：你怎麼又知道鬍子綁大頭是因為他是日軍眼線？

世平：我這只是猜測，據我所知也有幾個下山的鬍子不見了。

淑芬：大頭會是漢奸？可是咱們從小看他長大的、怎……

世平：人往往為了一點兒小利益而迷失自己的。

淑芬：如果不是要救大頭，那你幹嘛要上山？

世平：山上鬍子頭兒叫李彪，喜歡別人叫他總司令，曾是張學良的老部屬，對蔣委員長有點兒不諒解，可是近幾年來很想歸順中央，中央也有意把山上的鬍子重新編織訓練，然後在東北打游擊。

淑芬：噢！原來是這麼回事兒？

世平：李彪跟中央一直有信件連絡，中央也三次派人來談判，很可惜人一到了偉寧營就不見了。



淑芬：會不會是李彪那幫人幹的？

世平：按理沒有這個必要，他如果只殺死幾個中央派來的人也得不到什麼好處。

淑芬：難不成是日本人幹的？

世平：唔，淑芬，這回妳猜的不大離兒，但這也得有內奸。

淑芬：何以見得？

世平：妳想，妳嫁到齊家都十五年了，偉寧營什麼人妳不認識？哪棵小草發了芽妳都知道。（淑芬被逗笑了）妳說，來了

生人妳會不知道？

淑芬：你方才說的幾位同志我就沒看見。

世平：但去告密的人卻看見了，他一定是個每天待在外頭的本地人，（稍頓）前幾年周大叔把自己的大院兒改建成偉寧營唯一的客棧，妳想想，來了生人能逃得過周家的眼嗎？這個內奸是大頭的可能性很大。

淑芬：世平，你可別嚇我！

世平：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不過就憑大頭想放倒中央派來的人是絕不可能。

淑芬：那是什麼人幹的呢？

世平：日本特務！

淑芬：那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世平：（笑了）就算查得水落石出又能怎麼辦？現在唯有儘快的上山先見着李彪再說。

淑芬：那以後呢？

世平：這趟上山凶吉難卜，如果一切順檔，我要跟他們一起打游擊，如果不順，唉！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那時來家日子又少了。

淑芬：（傷感地）世平！！

世平：（稍頓）噢！對了！淑芬，我前封信寄錢叫妳買的東西都買齊了沒有？

淑芬：什麼信？什麼錢？我壓根兒沒看到。

世平：（急）咦？那是要買給山上弟兄們的一些日用品的錢，妳是鬧着玩兒的？還是根本沒照我的意思去辦！

淑芬：什麼辦不辦的！我根本沒收到信，我還正想問你呢、為什麼有半年沒往家捐錢了？

世平：（又急又怒）啊！我可是每個月按時往家寄錢的呀！！

淑芬：我可幾次沒收到了，最近的家用都是靠當我娘家帶來的手飾。

世平：好了妳甭說了，我全知道了，我這就找泰平去（說着就要往裡屋走）

淑芬：（拉住世平）你去問泰平也不急這一時，鬧得爸知道了準把泰平打死，大過年的：

世平：哼！我這就打死他，就當我沒這弟弟（下）  
淑芬：世平！（緊追而下）

（幕急落）

## 第一幕 第二場

場景——同前場，不過多了一些過年的裝飾。

人物——齊父、齊母、齊世平、齊安平、齊泰平、林淑芬、蕭慶珠、齊龍傑、紀伯仁、周子達、齊曉雪（幕啟，一團喜氣洋洋，齊家正過着年，齊母帶着淑芬、慶珠、曉雪在一旁包餃子，紀伯仁由齊父世平陪坐在太師椅上，

安平泰平站在兩側，龍傑龍傑一蹲一跪的在地上數着紅包裡的錢）

齊父：（笑）紀先生，鄉下地方沒什麼好的，家常便飯，真是不成敬意，希望您不見外。

伯仁：伯父您說那兒的話，我已經好幾年沒吃過這麼安穩的一頓了。

齊父：紀先生……

伯仁：伯父，往後您就叫我伯仁就行了。

齊父：好！伯仁，要不是你跟世平今兒晚要走，我也不會提前兩天過年的。

伯仁：伯父，這幾年我離鄉背井東奔西跑的還真沒過過什麼年。

齊父：哎！年頭兒不對了，我也看開了，什麼事兒能湊合過去就得了。

伯仁：子孫滿堂，這也是伯父的福氣。

齊父：在日本人的統治下，還談什麼福氣，也只有苟且偷安了。

伯仁：常聽齊大哥說起伯父當年身騎白馬，手握雙槍，親自監看土匪頭子伏法，那種情景真是令人神往。

齊父：哈哈！好漢不提當年勇，不過要不是我們組織的自衛隊擊破了山上的土匪窩，還真不知道有多少人家要難逃劫

數呢……（沉思在往事裡）

伯仁：（不敢打斷，但又急着想聽，低聲問着）伯父當年怎麼會想起成立自衛隊的呢？

齊父：土匪鬧的太兇了，到處打家劫舍，我就跟我一結拜弟兄周子達連絡偉寧營鄰近的村莊組織自衛隊，我們派人到哈

爾濱買了大批的槍枝，三百多個勇士就在一個漆黑的夜裡摸上山，一場驚天動地的槍戰就展開了。

龍傑：聽爸說爺爺當年是有名的神槍手，那回槍戰爺爺放倒了多少土匪？

齊父：那場槍戰足足打了兩天兩夜，死了不知多少人，光是土匪的屍首從山頂就排到了山脚下，當然……（傷感）自衛

隊的傷亡也很慘重、陣亡的隊員裡，有兩個十六七歲的孩子，那就是世平的兩個哥哥、找到他們時，哥兒倆還拉着手，另一隻手握著槍（已泣不成聲）看起來他們死前一點兒也不怪他們的爸爸，一點兒也不害怕，他們只知道勇往直前的保鄉衛民……（衆人都沉痛在悲傷的氣氛中）

（過了好一會）

齊母：淑芬，妳們倆先把餃子拿到後頭去，待會兒下了給他們爺兒幾個宵夜。

慶珠：媽！今兒個守歲，幾個孩子也要吃。

齊母：那就先下了誰樂意吃誰吃（淑芬慶珠曉雪下）我說老頭兒呀，這些事兒我每天都聽你叨咕好幾遍，大過年的你不能揀點兒別的說？

齊父：我這兒在教訓兒子，婦道人家懂什麼？

齊母：我是不懂，我只知道大家伙兒叫你攪的哪兒像過年？

齊父：天不亮倆年輕人就要上山了，我要告訴他們山上的路險，鬍子的不好鬥，叫他們小人行事，就算死也要死的有價值……

齊母：你看你又來了是怎麼的（唸地），來！龍豪龍傑！咱們不聽這些，跟奶奶到後頭去！（三人下）

（突然傳來急促的敲門聲）（安平下開門）

安平：（O·S）是誰呀？

子達：（O·S）是我，周大叔！（安平周子達帶小楞子上）

子達：大哥、咳，世平也在家，那太好了！我今兒晚特地帶小楞子來……

齊父：子達，你來的正好，待會兒叫她們下餃子，咱哥倆好好喝兩盅。

子達：待會兒我就得回去，我不知道大哥有客人，我……

伯仁：伯父，小姪兒先回客房躺一會兒（伯仁下）

齊父：子達，怎麼啦？

子達：怎麼？難道泰平沒跟大哥說？文孝叫鬍子綁了。

齊父：啊！有這樣兒的事兒？（稍頓）他們想怎麼的？（唸地）

子達：開口要三千塊，錢倒事小，我担心那幫鬍子心狠手辣，萬一喜怒無常的把……

齊父：不會的，我們現在得想法兒救文孝，噢！方才你說泰平告訴我，難道他早知道這件事兒了嗎？

泰平：（搶着說）這兩天兒過年我就沒提這檔子事兒！

齊父：（大怒）人命關天的事兒，你怎麼不早說？

泰平：早說了咱們又有什麼法兒救他？何況全偉寧營的人知道了，我當爸也早知道了……

齊父：你……

子達：（冷笑）當然，我們文孝的性命怎麼趕得上你們一家團聚來的重要？

安平：周大叔，我想您今兒個不是來我們家打嘴仗的吧？

齊父：混蛋！這那有你插嘴的份兒？

子達：好好好！年頭兒到底變了，小的（地）兒反倒教訓起老的（地）兒來了。

齊父：子達你先熄熄火兒，有事兒大伙兒商量着辦，誰要是誤了事兒，我絕不饒他。

子達：哎！大哥知道我是個急性子，不過前兒個在我到外頭張羅錢的時候，泰平到了一趟我們家……

齊父：噢？（瞪着泰平，泰平低頭）

子達：他聽說文孝叫鄉了，而且知道我們有意請世平到山上幫說去……

齊父：方才飯桌上才由世平嘴中知道，有兩鬍子頭兒跟他拜把子弟兄。

子達：可是我這小姪兒卻向我開口要一千塊的「說情費」

齊父：啊？你這畜牲，（過去打了泰平一個大耳光）

子達：我想泰平也是鬧着玩兒的，大哥，我今兒個來這兒只是問問世平有沒有這個把握？

齊父：世平，那你看這件事兒能行嗎？

世平：爸，周大叔，既然你們問起那我也直說了，山上我倆弟兄跟我已有幾年沒見着了，只是偶而通個信，他們變的怎

麼樣我都不清楚，還聽不聽我的也不知道，更何況文孝的被綁，我認為鬍子不是單純的只為要錢。

子達：不要錢？

齊父：除了錢還能要什麼？

世平：周大叔，我先問您，文孝在外頭做什麼大叔都知不知道？

子達：（稍頓）你能問這句話一定有什麼隱情，是不是那畜牲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兒？

世平：有人說他常跟日本特務在一塊兒。

衆人：啊！

安平：就算傳說是真的，這跟鬍子有什麼關係，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閒事。

世平：不過這件事情還不確定，還得見着了文孝再問個清楚。

子達：好！小楞子！跪下給三伯叩個頭（小楞子照做，世平忙拉起來）世平，小楞子的爹要多虧你來搭救了，（轉向齊父）

大哥，周家一向以忠義傳家，但家門不幸出了這麼個畜牲，如果真是為了當漢奸而叫鬍子給「做」了，我無話可說，我也要在周家的祖先靈位前請罪，就算世平把他救了出來，我也要提着他的人頭來見大哥，但是！（停很久，全場無聲）如果文孝是清白的，無論他是生是死，大哥，我都要到府上討回一個公道，小楞子！跟爺爺回家！

(欲下，齊父攔住)

齊父：子達，你別急着走，咱們再慢慢兒商量。

子達：(轉身淚已奪眶而出)大哥，你就讓我去吧！我這老臉已沒地方攔了！(拉小楞子急下，全場無聲每人各想心事，

齊母上)

齊母：餃子好了，你們爺幾個兒到後頭吃去吧……咦？怎麼啦？

齊父：世平你到後頭把淑芬叫出來(世平下)

齊母：到底兒怎麼啦？

泰平：(故作輕鬆)爸，其實鬍子綁漢奸，咱們犯不着管，叫他們狗咬狗一嘴毛去。

齊父：住嘴！不知羞恥的畜牲，我們齊家的臉全叫你給丟光了。(世平淑芬上)

淑芬：爸叫我？

齊父：唔，我問妳，往常世平寄回的錢妳都怎麼分配的？

淑芬：我……我……我都……

齊父：錢寄丟了妳為什麼不放聲？

淑芬：家裡錢還夠花，所以我就沒說！

齊父：還夠花？那世平上山要帶的禮為什麼沒錢買？淑芬妳還要替他瞞多久？他還以為我不知道呢！(轉向泰平)孩子

今早都告訴我啦！今兒晚家有客人，現在咱們爺兒倆可得好好把這筆帳算算。

泰平：(着急)爸，我可沒動什麼錢，噢！我想起來了，大頭這一陣子常到咱們家來，也許叫他偷走了。

齊父：混蛋！你還能往誰身上推？跪下！

泰平：(跪下)爸，我再也不敢了。

齊母：繼業，你怎麼不問青紅皂白的就罰兒子呢？

齊父：罰他？我還要打他呢！有人告訴我你跟周文考走的很近，現在我知道他是漢奸，你也脫不了嫌疑，他當漢奸我管

不着，但我要是知道你對不起中國人，齊泰平，就算你逃到了天涯海角我也要抓到你把妳給廢了，泰平，(痛心)

就當我沒有過你這兒子，你現在跟你媽叩別吧！

齊母：(哭)繼業！(世平安淑芬全都跪了一地)

世平：爸，您就饒了泰平吧！

齊母：繼業，你趕他出門，他只有去要飯了。

齊父：他一個人要飯總比往後錢叫他一個人揮花光了大家伙陪他要飯強，世平安平你們倆先把他架到後院去用皮鞭給我

重重的抽，鞭子上見血才能回來，再把他送到通往城裡的大道上，他是生是死要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世平：爸！

安平：爸！

齊父：快去！

齊母：（哭）繼業，我求求你，我也給你跪下了。（跪）

齊父：你們還不去是吧？好，世平把我那把槍拿出來。

（世平安平匆忙拉着泰平下）

泰平：（哭叫）媽！（O·S）媽！

齊母：（欲追）泰平！

迷齊父：（喝道）妳給我回來！（外傳皮鞭抽打身上聲音，泰平叫疼聲，母子連心，齊母昏倒，淑芬扶，齊父沉思）

（落幕）

## 第二幕 第一場

場景——山上鬍子簡陋的司令部，有幾把板櫬及一大圓桌。

人物——李彪、李甜、小劉、涂德海、關陽、郭金山、齊世平、房啟全、王國彥、崽子數人、紀伯仁。

（幕啟李彪正與部屬商討歸順中央的事情）

德海：只要是總司令接手的事兒，沒有不馬到成功的，道上的朋友對咱們沒有不買帳的，可是總得長年累月的東藏西躲，就沒過那麼一天舒坦的日子……

金山：不錯，每回打家劫舍，心口也直冒汗，咱們到底兒圖的是什麼？不能就這麼過一輩子呀？（稍頓）好幾趟偷偷回

家看看娘，他問起來都騙他自己「是軍人正在「抗日」……我娘總是說：「我十九歲就守寡總算盼到兒子出息了。」

關陽：總司令，自從少帥被關了，所有部隊都散了，唯有咱們還守在這孤山上，雖然在東北也闖下了不小的萬兒，而且黑白兩道也都對咱們敬畏三分，其實每回打勝仗心裡也不痛快，叫咱們打敗的可都是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呀……

李彪：好了，你們幾個都甭說了，我前幾天叫你們倆幫我寫給重慶的信到底兒寫完了沒有？

德海：司令，信還沒寫呢！反正這兩天我倆的拜把子大哥齊世平就要代表中央進山來了。

李彪：你們倆可真要把我給急死，我要識字還他媽的求你們？我早見着蔣委員長了（稍頓）說也奇怪了，你倆不是說中央來信說不是都已派人來了，可是幾個月了，連個人影兒也見不着呢？

關陽：這件事我也直納悶兒。

金山：司令，會不會重慶故意耍咱們？

李彪：我想還不至於，耍了咱們對他們也沒有什麼好處：

德海：別的我不知道，不過我大哥這趟上山可是千真萬確的事兒。

李彪：得了，你們大哥叫你們說的真神得很呀！我倒急着會他。

關陽：不是我瞎說，我那齊大哥真是文武全才，無論是詩書琴畫無一不精，尤其是他的字畫……

李彪：能不能賣錢？

關陽：他只要肯賣，出高價的大有人在。

德海：武的方面更是無話可說，據說他從小得了異人指導，練得一身輕重好武藝，他的槍法更是一絕，百步之內彈無虛發。

李彪：比起咱們的神槍手小劉怎麼樣？

德海：小劉還年輕，日後有的是機會磨鍊，齊大哥的槍法確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了。

李彪：這麼一個人才卻只他媽巴子的做地下工作，未免太可惜了。

關陽：這就是他另一面令人敬佩的地方，他為人謙和有禮，好仗義抱不平，尤其他有滿腔國家民族的情操，他不為利益所誘，一生辛勞只為了國家……

李彪：我就弄不懂了，既然你倆兒有這麼個好大哥，為什麼還跟我在山上當土匪呢？

德海：總司令，我現在跟您說實話吧，當年我們都要一塊兒隨中央到大後方的，是大哥跟我們說總司令的人本質不壞，如果有人引導是可以成為抗日生力軍的，又正趕上司令部隊缺兩個能文善武的顧問，所以我倆就留下來跟定司令了。

李彪：好小子，我他奶奶的叫耍了幾年都不知道呢！

關陽：司令，這怎麼能說要呢？這幾年來咱們哥倆兒不也槍林彈雨的跟着您嗎？部隊最窮困時，我們不也跟弟兄一樣吃地上的雪熬過來了嗎？

李彪：得了，我是逗着你玩兒的，噢！對了，那個周大頭還不招認嗎？

德海：報告司令，周大頭現在叫打得已經講不出話來了，屬下認為周大頭或許是冤枉的。

李彪：冤枉的？涂德海你少他媽的騎着長城罵韃子你到兒幫誰呀？叫去綁大頭上山的是你們倆的主意，現在又告訴我他是冤枉的。

德海：當時綁他上山不過是想套套他話，沒想到司令叫房啟全那幫人拷問，他們一上去就把他打的死去活來……

李彪：難道咱們那買日常用品的四弟兄都是逃兵失蹤的？不是大頭報的信兒難道還是你？

關陽：司令請聽我們說，當時只是覺得他可疑，再加上有人見這小子跟些生臉常混在一塊兒……

李彪：這不結了？就憑這小子可疑，我就可以抓他來剝八塊，你們想想李彪的手下居然他媽個巴子的死的明不明白，你們叫我怎麼吞下這口氣？

關陽：可是司令……（崽子上）

崽子：報告司令，有個叫齊什麼玩意兒的要見司令。

關陽、德海：（同時）那是大哥！

李彪：快請他進來！

崽子：是（下）

德海：我去接他（下）（關陽沒說話也跟下）（德海世平關陽上）（紀伯仁後上）

關陽：來！我給各位引見，這位就是李總司令……

李彪：想必這位就是叫你們哥兒倆日夜思念的齊老弟吧？

世平：總司令好！這位是我同志紀伯仁。

伯仁：（抱拳）紀伯仁拜見各位長官。

李彪：好好好，都是青年才俊，來來來，山上簡陋請隨便坐！（眾人坐定）

世平：總司令，這是我們從南方帶來的茶葉，還有山下買的青貨送給山上的弟兄，不成敬意。

李彪：齊老弟，我可是個粗人，你犯不着對我這麼客氣。

世平：世平雖沒見過總司令，但常見倆兄弟信中提起，說司令為人正直，不失赤子之心，世平對司令可說是神交已久。

李彪：齊老弟，我……我是不會說文話但……

德海：大哥，總司令是說這次中央能對他既往不究，令他非常的感動，今後對中央一定唯命是從，更以國家興亡為己任，

絕不再為非做歹了（李彪猛點頭）

世平：中央也知道總司令有意棄暗投明，總司令若真能帶領六百多部屬參加抗戰的行列，那將是中國的福氣，這種風範

正是我們每個中國人的榜樣（李彪像是沒聽懂，看着德海）

德海：大哥說抗日正需要像司令這樣的英雄豪傑。

世平：只要總司令參加抗戰，我齊世平就一定追隨左右任憑差遣！

李彪：好！齊老弟真夠勁兒，我就喜歡像你這樣的年輕人，好，你先說說看，你心裡有什麼打算？

世平：中央的意思……（突然房啟全、王國彥、小劉帶着兩個崽子進來。）

國彥：總司令，屬下等特來求見。

李彪：有什麼事兒待會兒再說。

啟全：我們希望司令現在就給我們一個答覆。



李彪：混蛋！你沒看我正有客人嗎？

國彥：就是因為客人來訪，我們才更要把話說明白。

李彪：我看你們是毛坑裡點燈找「死」！

啟全：司令一向帶着我們出生入死，如果真要對我們又打又罵我們也都認了，可是今兒個卻為聽信兩個外人的花言巧語要解散我們部隊那可辦不到……

李彪：你要怎麼樣？

啟全：除非有人能摘得下我肩膀上吃飯的傢伙。

李彪：反了反了，好！看我能不能砍下你吃飯的傢伙？

國彥：司令您別逼我們，我們那敢犯上？可是司令要解散部隊可總得給我們個心服的理由吧？

德海：王國彥，司令要解散部隊也不是今兒個來了外人才決定的，早在半年以前不已經跟大伙兒說了嗎？

關陽：而且司令也不是解散部隊，大伙兒仍能在一塊兒的抗戰……

德海：何況絕不勉強任何人，只有願意的才留下……

啟全：呸！你們倆有什麼資格在這兒說話？我們打十歲就進張大帥的軍營……你們……

國彥：你們是由哪插進來的一棵蔥？也有你們說話的份兒？趁早一邊兒站去！

李彪：好了，王國彥房啟全，那天兒我都講得很明白了，這種沒本兒的買賣我不想做了，那種見不得人的日子我也過膩了，但這可都是我個人的事兒，我不逼任何人非得跟我一樣，你們都有選擇的自由，沒人攔你，但我仍要勸你們一句話，就是上天尚有好生之德，千萬別濫殺無辜，無本兒買賣的對象只限有錢人家、（稍頓）還有一件事兒我要特別提一提，就是別當漢奸，如果叫我知道了，可別怪我不顧往日手足之情。

啟全：哈哈哈哈哈！好！我們總司令今兒個居然說出這麼絕情的一段話來，也罷，從今以後咱們是恩斷義絕，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行我的獨木橋，不過李彪，念在往日的情份上限你五天內離開偉寧營。

李彪：（大驚）你說什麼？

關陽：（搶着答應）好！一言為定。

李彪：（急）關陽你瘋啦？我什麼都可以答應，要我讓出「孤山」是不可能的。

國彥：嘿！我的李大總司令，你伸頭往外看看，你這總司令部早就叫我的小弟兄們包圍啦！你還做你的春秋大夢呢！不可能的事我就要叫它變成可能了，哈哈！（邊笑邊往窗口走，突然從窗口跳進來手握雙槍的李甜）

李甜：哈哈（接着國彥的笑）王參謀沒想到吧？你大概早把我這副司令給忘了，我的小弟兄們已經把你那十來個兒草包放倒了，都沒讓他們哼一聲。

國彥：（馬上變副嘴臉）嘻嘻，怎麼副司令跟屬下玩兒真的啦！

李甜：（打了國彥一大耳光，仍笑嘻嘻的說）怎麼是鬧着玩兒的呀？哎喲！你看我倒誤會你了，既然不是玩兒真的那好辦，待會兒我把你混身的筋一根兒一根兒的抽出來，叫你陪你姥姥點天燈去！（臉突然一板）關陽塗德海！

德海、關陽：有！

李甜：交代下去，先把這幾個叛徒每人抽他二十鞭子，再關起來（德海關陽先把幾個人繳了械，再推下去，一起來的只剩下小劉一人尷尬的站在那裡）

李甜：怎麼啦？神槍手，楞在那兒幹嘛？忘了詞兒啦？

小劉：（往地上一跪哭道）副司令，饒命饒命！我是叫他們逼來的。

李甜：別他媽像個娘兒們似的，起來！（小劉站起）我平常最看不起像你這種人，自己沒主意，就會跟着大伙兒瞎起哄，在自己人面前耀武揚威的就知道欺負中國人，見了日本就像耗子遇着了貓似的，你們不有能耐嗎？有能耐敢去打日本人嗎？真是一批不要臉的東西……

伯仁：（情不自禁的拍手叫好）罵的好！罵的痛快！

李甜：噢？你斜眉瞪眼的是哪兒蹦出來的？

伯仁：在下姓紀名伯仁，請問姑娘尊姓芳名？

李甜：（筋着鼻子）這個酸呀！在上姓李單名一個甜字，小名叫糖豆兒（說完看了世平一眼）

伯仁：噢！原來是李姑娘。

李甜：（沒理伯仁）小劉你還有什麼同黨？段景濤就在外頭，快去跟他說去，漏一個我就要剝你一個手指頭，手指頭剝光了就剝腳指頭，最後砍脖子，自己酌謀着點兒……（小劉摸着脖子下）

李彪：好了妹子！給你介紹個英雄……

李甜：（上下打量着世平）甭說，想必這位就是齊世平了？

李彪：齊老弟，這是我個叔輩妹子李甜。

李甜：有個蚊子（突然往世平身上打去！但幾個快拳都被世平巧妙的閃躲開）

李彪：糖豆兒別亂來！

李甜：哼！我當你有好的武藝呢，原來只是學（丁一玄）點兒不挨打的取巧功夫呀！

世平：叫李姑娘見笑了，我雖學了點兒拳腿，那也不過是鍊身而已。

李甜：雖說你槍法了得，我想跟你過兩招。

世平：這個我不敢逞能，一個拿不準傷了誰都不好。

李甜：你這人兒真有意思，誰叫你拿活人當靶子了呢？

世平：那也不能任意動那凶器。

李甜：你放心吧！咱們只要用幾個銅錢玩玩兒。

世平：好，那我奉陪。

李甜：槍子兒比銅錢中間的方洞要大，每回我打銅錢都只把中間的方洞打個缺口而已，待兒會我拿三個銅錢一回一個的往天上扔，我讓你開三槍，其中只要有一槍能把一個銅錢打成圓窟窿，我李甜就拜你為師。

世平：我恐怕會讓副司令失望的。

李甜：你要技不如我那就拜我為師，不比也不行，除非你是否種，走，咱們到外頭場子去，郭金山你也別閒着（說完往外走，世平也只有跟着走）

李甜：（突然回頭嫵媚的一笑）山上的人除了大哥都得叫我副司令，不過我特別准你叫我糖豆兒（德海關陽上，李甜因回頭跟世平說話，所以跟進來的德海撞個滿懷）哎喲！死德海你活得不耐煩啦？

德海：得，是我不好，姑奶奶您請息怒（低聲喃咕）趕明兒個叫妳嫁給個凶婆婆，看妳狠的……

李甜：你說什麼？

李彪：行了，糖豆兒別鬧了，闖盪江湖最講究的是尊師重道，待會兒妳要拜齊老弟為師，妳還得叫涂德海一聲師叔呢！

（說完瞥着笑）

李甜：（過了好一會才意會過來）不來了！（跺脚）大哥儘幫襯外人逗人家（說完紅着臉跑出去，世平伯仁金山跟下，衆人大笑）

李彪：怎麼樣去不去？我倒真想看看。

關陽：不用看，副司令討不到好去！

李彪：對了，關陽，方才你為什麼一口答應把孤山讓給房啟全他們？

關陽：司令想想，如果被趕走的是他們，您能擔保他們不到日本人那兒告我們一狀？日本軍一旦知道我們山上的秘密，他們一定來圍剿，真到那時候是敵暗我明，這仗能打贏嗎？

李彪：那我又不懂，後來糖豆兒既然把他們抓住了，為什麼不殺了他們呢？

德海：這正是糖豆兒聰明的地方，第一（稍頓，因外傳來陸續的三聲槍聲）把他們殺了對軍中士氣不利，第二（稍頓，因外又傳來陸續的四聲槍聲）把他們人關起來，我們可以背着他們離開這兒，等我們人走光了才叫倆人把他們放出來，如果他們仍然留在山上，那咱們對他們所做所為就更能掌握得住了。

李彪：哎！看來不唸書就不行，當年少帥說我有勇無謀我還不服呢（世平伯仁李甜金山上）

世平：副司令的槍法真是神乎其技。

李甜：承蒙你誇，沒想到三個銅錢都叫你打成了圓窟窿。

李彪：好，別耍賴，快叩頭拜師。

李甜：嘆？我雖然講了他打成圓洞拜他為師，可是如果我也打個圓窟窿就不用拜啦！你們看（手握一銅錢）這是我方才打的。

金山：什麼呀！副司令手中的銅錢是齊先生後來替妳補了一槍才成圓洞的。

李彪：好呀！快拜師（衆人也跟着起哄）

李甜：（紅着臉）今兒個我是真服了，我說拜就拜，不過你們都給我轉過身去（衆人在笑聲中都轉過了身）師傅在上我給您叩頭（當真就地一跪）您願收我這徒弟嗎？……（小劉與一崽子上）

小劉：不好了，不好了，房啟全他們殺了幾個士兵逃下山去啦！

衆人：啊！

（幕急落）

## 第二幕 第二場

場景——同上一場

人物——李甜、李彪、關陽、齊世平、涂德海

（幕啟李彪正跟李甜說着話）

李甜：大哥，方才我到倉庫去了，小劉帶着一些士兵正清着貨呢！

李彪：唔！妳沒告訴他儘量少帶，雖然我們分批下山但到底是一波一波的人，東西帶多了反而惹眼。

李甜：是的，大哥，我早交待他們了，貨儘量散給偉寧營所有的村子。

李彪：說真格的，這些不正當手段得來的東西，早該分送給窮人家了。

李甜：對，聽涂德海說，這也是積陰德哩。

李彪：哎！還圖什麼積德，但求一點兒心安罷了，我年紀是大了，這回抗戰我是豁出去了，根本沒有打算活着回老家，

倒是妳，妳對自格將來有沒有個打算？

李甜：什麼打算？

李彪：當年三叔把妳托給我時，我就該叫妳去唸學堂的，大了再幫妳找個好婆家，結果妳成天價玩兒槍玩兒命，我真太對不起三叔了。

李甜：大哥，你這說哪去了？我不過得挺好？隊上那個不怕我？

李彪：姑娘家不是叫人怕而是要人疼，說話要細聲細氣的，那像妳這樣的大嗓門兒？要溫柔，我永遠忘不了咱們爺爺

說的一句話：「柔能克剛」，其實當時爺爺怎麼給妳取的名字？不應叫李甜，應該叫李辣。

李甜：（過去揉大哥胸口）好——我揉我揉我揉……

李彪：得了別鬧，說真格的，妳看那紀先生怎麼樣？

李甜：什麼怎麼樣？

李彪：我是說他能當個好丈夫不？

李甜：（大笑）鬧了半天是為了這個？那大哥快死了這條心，我一看了他就「胳膊」（北方人厭惡之意），酸不溜丟的，

昨兒個還要教我寫字呢！叫我罵了，您想，我多大歲數了，從小就只動槍，那拿過筆？

李彪：嘻嘻！其實妳中意的是那姓齊的小子，這回大哥料的不大離兒吧？

李甜：大哥你今兒個是怎麼啦？人家不來了！

李彪：妳不來我來，我來跟他說去。

李甜：大哥——（過了好一會）還不知道人家肯不肯呢？

李彪：妳說的什麼話？我妹子那個不爭着要？他要不肯，看我不剝了他的皮。

李甜：大哥——

李彪：怎麼？妳心疼啦？還沒嫁呢就幫視外人了，我的好妹子呀，妳放一百個心吧！拿五個李彪也放不倒一個齊世平呀，

文的我不行，連武的也差一大截。

李甜：大哥，這也是我擔心的，您想想，我只認識幾個字，連自己名字都寫不好，別想他要不要我，我自格都覺得配不

上他。

李彪：糖豆兒，妳甭擔心，這件事包在大哥身上。

（關陽上）

關陽：總司令，我特來請示，大院兒所有的畜牲怎麼辦？我們又帶不走。

李彪：媽個巴子，你這不是脫了褲子放屁嗎？要能拿得走我還叫你替我出主意嗎？

關陽：大哥，你怎麼又忘了，你答應我的，以後說話別粗里粗氣，叫抗戰的同志笑話。

李彪：哎！我心煩嘛，一想起叫房啟全那幫人逃下山，我就像猴兒舔蒜蠟子是越噓吧越不是滋味兒。

李甜：關陽，你看他們會不會聯合日本人來打咱們孤山？

關陽：這我敢擔保絕不會，因為他們還沒取得日本人的信任，日軍也不是省油的燈，怕王國彥他們假投降，大兵開到了

孤山，我們再來個裡應外合，日軍只有困死在這兒了，現在唯一可能的是房啟全為求日本人信任，他會先到幾個

中國百姓家殺幾個人而已。

李彪：你他媽還真行，什麼事兒叫你這麼一評，還真有那麼個道理，軍師到底兒是軍師。

關陽：其實我那趕得上我齊大哥的一半好。

李彪：提起你那大哥（稍頓）我倒要問問你，糖豆兒也老大不小的了，她若在老家早是幾個孩兒的媽了，這丫頭片子平常眼界太高，這回單單看中了齊老弟，我明白咱們有點高攀，可是我也不能把糖豆兒一生給耽誤了，關陽，你看這事兒能行嗎？

關陽：司令您趁早打消這念頭吧！齊大哥在還沒進大學的時候就成家了。

李彪：那咱們給他做小呢？

李甜：哥——

關陽：司令，現在時代不同了，根本不興娶小的……

李彪：你怎麼這麼俗不可耐呢？自古那個英雄豪傑沒有三妻六妾的，咱們糖豆兒也不在乎名份只要……

關陽：這件事兒絕行不通……

李彪：才誇你是個好軍師，瞧你，一提到婚事把你嚇的那德性樣兒吧！又不叫你娶糖豆兒，我只是要你做個現成的媒人，你只管給咱們說去。

關陽：這種事兒還是不說的好，萬一碰了一鼻子的灰，往後大伙兒還一起抗戰呢，心裡都有疙瘩……

李彪：呸！誰要有疙瘩我就把它擠出來泡「疙瘩湯」（北方人一種麵食）

關陽：可是司令……

李彪：咦？你今兒個怎麼啦？婆婆媽媽的，你儘管說去，大伙兒都是江湖兒女不拘小節，行就行，不行咱們也死了這條心，說不定人家齊老弟很樂意娶咱們糖豆兒呢，不一定他在家已經有好幾個老婆了。

（涂德海，齊世平上）

德海：誰有好幾個老婆？

李彪：噢！你們怎麼就回來了？都還順利吧？

世平：這幾天幾十批的弟兄下山都還順當，伯仁留在城裡，而且都有我們的人接應，上了往瀋陽的車就沒問題了，再搭直往天津的火車，大伙兒一到齊就開始集訓。

李彪：你安排我們是最後一批離開孤山，要等我們到了天津得什麼時候了？

世平：我這趟到城裡已經跟中央連絡上了，你們最後離開偉寧營的一批不用到天津受訓了，中央已經安排你們直接受命做地下工作。

李甜：真過癮，大哥這回咱們可得打個樣兒給他們瞧瞧。

世平：地下工作可不一定是真刀實槍的跟日本人幹，而且幾位都叫安排在幾個連絡站，伯仁仍留在瀋陽教書，總司令也到瀋陽的一家來福車胎工廠，那兒都是自己人，日軍在那就有兩個團，天津集訓完的同志也要先到你那兒報到，

德海到哈爾濱的一個金發雜貨舖，日本東北的憲兵總部就在那，關陽懂漢醫，中央撥錢要他在安東市開兩個漢藥店，安東市也有一個團的日軍，你們都要在同一天離開孤山……

李甜：那我呢！我呢？

世平：中央倒沒提到妳……

李甜：（大叫）這什麼意思呢？

世平：不過我倒安排了妳很重的工作。

李甜：（敬禮）是！請吩咐！

世平：妳仍需要留在偉寧營，協助打完游擊的弟兄回孤山，這兒不能棄守，孤山日後是我們歇腳的地方，為了不起眼，妳可住在我家對門兒的牟家，只有一寡婦帶着一個三歲大的男孩兒，她很可靠，她也姓李叫婉菁，黑龍江人，是我四弟師範時的同學，她可以跟別人說妳是她娘家妹妹。

李甜：我倒樂意，可是你呢？你在那兒？

世平：我要先把你們安頓好了，我要到南京報到，另有任務。

李甜：（自言自語）我當要跟妳一塊兒抗戰呢！

世平：唔？妳說什麼？

李甜：噢！沒什麼！

世平：對了，司令今兒個我想替人向司令求個情。

李彪：齊老弟，以後咱們都是一起抗戰的同志了，你怎麼還跟我客氣？

世平：司令教訓的是，那個周文孝的父親與家父是八拜之交，如果有何真憑實據他做了什麼傷天害理的事兒我們當然不能護短，現在他既然已叫人打成了殘廢何不就放他去吧，反正他回到家也討不了好去。

李彪：我當是什麼事兒，那容易，涂德海等會兒你把他放了，齊老弟你還能待這兒幾天？

世平：在最後一批離山之前我還得回家看看，跟家父辭行，順便跟對門兒的牟大嫂講一聲兒，我想這些也都在五天之後了。

李彪：好了關陽看你的了。

關陽：司令您這不是趕鴨子上架嗎？

世平：什麼事兒？

李彪：糖豆兒，還是妳自己跟他說。

李甜：涂德海待會兒不用你去了，我這就去把周大頭放了（下）

李彪：老弟是這麼一回事兒，這個事兒呢還真得要你點頭，可是我不知道這事兒叫你答應難不難？但這事兒就在我嘴邊

兒，叫我說出來還真難。

世平：司令有困難但請了當直講，只要我齊某人能辦得到的，我是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李彪：其實也沒什麼，你是知道的，糖豆兒這丫頭兒也老大不小了，我有意幫他找個婆家……

世平：這事兒我想過了，眼前兒我還真沒有合適的人選，不過我看紀伯仁不錯，他倆稱得上郎才女貌……

李彪：老弟，你是真不知道還是裝傻？糖豆兒她認定你啦！

世平：啊！這萬萬使不得。

李彪：不管你不得「屎」，你是點頭呀？

世平：這恐怕有負司令的厚望了，我已成親，而且有倆十來歲大的孩子。

李彪：這些關陽早告訴我了，不過咱們江湖兒女不講究這個，咱們丫頭願意做小。

世平：這不行不行呀，我更不能誤了糖豆兒的一生，她跟了我只有吃苦受難。

李彪：這些我也早盤算好了，她跟着你一起抗戰，小倆口一起揚威在沙場上，這古時不常有的例子嗎？

世平：司令，這種傷風敗俗的事兒，怒齊某人無法遵從。

李彪：你也別說那麼嚴重，我們不要扯的太遠，我先問你，你自比中國歷代偉人如何？

世平：世平不及他們一二。

李彪：那不就結了？他們那個不是三妻四妾？誰又罵他們來着？其實身邊兒跟着糖豆兒不錯，她雖不認識幾個字，但常

能替你出個主意！針線活兒也不差，衣服縫縫補補什麼的，別看她成天價動刀動槍的，他能做得一手好菜，她嗲

起來也真夠勁兒……

（李甜下而復上）

李甜：大哥不用說了，我還不到嫁不出去的地步。

李彪：（眼眶淚水直打轉）妹子，妳這又何苦，讓大哥再跟他說說。

李甜：哥，我方才突然想通了，全中國的人民正在忍受着「大國奴」的羞辱，而我們卻在這兒大談兒女私情……

關陽：副司令這是我跟妳以來，講的最有道理的話了。

李甜：你少他媽的多嘴，（轉身對大哥）哥，你不是一直擔心沒人可把我托付嗎？好，現在正是個機會，我想跟齊大哥結

拜成兄妹，他不是仍可照顧我嗎？

世平：好，這正是我的心意，不知司令意思如何？

李彪：哎！眼看要成我妹夫的人，現在成了乾親家，我還能有什麼意思？

關陽：嘿！總司令，你該高興才是，這種結果是再好也沒有的了。

李彪：呸！我沒揍你呢，你現在放什麼馬後炮？方才叫你講你不講，害我垮着老臉直說，我現在混身都叫汗濕透了，我



平生最看不起你們這些狗頭軍師了，現在你倒說話了，真是狗掀門帘子全憑一張嘴，還顧問呢！我看你是只顧不問，媽巴子的……

關陽：啊!!

李甜：（忍着淚）好，你們坐會兒，我先到祠堂準備香燭去（下）

（衆人相顧失措）（幕落）

## 第二幕

場景——齊家大廳

時間——農曆元月十五日

人物——齊父、齊母、龍傑、龍豪、泰平、周子達、安平、少佐、房啟全、王國彥、日本兵

（幕啟）

齊母：（O、S）龍傑龍豪，你們倆是快點兒呀！

龍傑：（O、S）奶奶，我燈籠的結總是纏不好，哥又不幫我。

龍豪：（O、S）奶奶叫咱們就快去，你不好等四叔回來再結嗎？

（齊母、龍豪、龍傑上）

齊母：（對龍傑）快！你到外頭看著，要爺爺一回來，你就咳嗽，要不就大聲點兒跟爺爺說話，快去！（龍傑下）（又對

著龍豪）你到柴房把五叔叫進來吧！趁爺爺不在家，好好叫他在家吃一頓兒。

龍豪：我才不呢！爺爺要知道了一頓毒打我一頓，說不定也跟五叔一樣叫趕出門了。

齊母：你這孩子怎麼不聽話呢？（龍豪下，齊母從裡屋拿出幾個饅頭及一些小菜放至餐桌，片刻，泰平龍豪上，泰平狼

狽的走在前面）

齊母：泰平，快坐下來吃，你爹就快回來了。

泰平：爸到那兒去了？

龍豪：（搶著說）爺爺跟四叔到東村幫人畫燈籠面兒去了，晚上有花燈會呢！

泰平：（一面狼吞虎嚥一面漫不經心地問著）噢！今兒個都十五啦？

齊母：可不是嗎！你三嫂跟四嫂到城裡買糯米麵兒去了，晚上你爹要看花燈，媽做元宵給你吃。

泰平：（提不起勁）再說吧！

龍豪：五叔，前天隔壁的小癩子說五叔是漢奸，叫我跟龍傑狠揍了一頓。

泰平：龍豪，以後別人要怎麼說都隨他去吧！

龍傑：（O、S）爺爺，爸，怎麼回來的這麼快呀？

齊母：你爹回來了，快到自己炕上躲一會兒（泰平、龍豪下）

龍傑：（O、S）（故意很大聲地）爺爺，我的燈籠絞線了，怎麼纏都纏不回去了。

安平：（O、S）龍傑、爺爺累了別鬧！

齊父：（O、S）回家爺爺看看。（齊父安平龍傑上，齊父看到桌上吃的東西）

齊父：咦？誰吃了一半兒？

齊母：噢！是龍豪說肚子餓，我弄給他吃的。

齊父：以後孩子不要這麼「慣」，該吃飯的時候不吃，他五叔打小不都叫你給慣壞的？

齊母：：（正要說話反駁，突有敲門聲，安平應門下）

安平：（O、S）噢，原來是周大叔呀？

子達：（O、S）爸爸在家嗎？

安平：（O、S）在家在家！（子達安平上，齊父迎上）

齊父：子達，今兒個怎麼得空？

子達：（突然撲跪地上）大哥，小弟要在大哥跟前討個公道，請大哥主持正義。

齊父：子達快起來，到底出了什麼事兒？

子達：不，大哥要不答應主持公道，子達就不起來。

齊父：好！我答應你，有什麼話你就直說。

子達：（站）大哥應該知道文孝叫人打死了吧？

齊父：啊！（好一會）文孝不是叫鬍子放了嗎？

子達：就是鬍子放他的當天晚上，我就叫他跪在祖先靈位前問他，他說個把月前瞧見幾個鬍子到村上來，但苦於自己無力對付，才到日本憲兵隊告發，至於日本人有沒有殺這幾個鬍子，他是一點兒也不知道。

齊父：文孝這孩子，老實。

子達：可是他跟日本人聯絡，這跟漢奸有什麼兩樣？所以我就叫他先回房睡，預備第二天叫他到周家祠堂由幾個長輩公

審他。

齊父：嗯！你這樣做沒錯，很得體。

子達：可是：可是第二天一大早，我帶他才出門就圍上了一大群村裡的人，我想也好，先聽聽鄰居的主意，但是大家伙

兒也沒等我開口，就你一句我一句的不問青紅皂白，用石頭木棍把……把文孝……文孝給打死了（已泣不成聲）  
衆人：啊？！

齊父：你沒攔他們？

子達：這能阻止得了嗎？連我都挨了幾棍子。

齊父：（大怒）你說都有誰？我這就找他們去。

子達：大哥，他們打死文孝這一節咱們就甭去追究了，（哭）我可憐的孩子，臨死前還叫我抱他，他要死在我懷裡……（衆人傷心）

齊父：唉！子達，別難過了……要節哀！

子達：哈哈！節哀？能節得了嗎？孩子成宿的在炕頭兒上要他的爸爸，但……但他爸爸卻叫他爺爺殺了，（哭）大哥！你說！聽孩子要他爹的哭聲，你能不心如刀割嗎？

齊父：子達，你也別太自責了。

子達：大哥，小弟今兒個特地到大哥跟前兒討教一句話，咱們走腿闖道以什麼為先？什麼為重？什麼為主？

齊父：以忠為先、以義為重、以仁為主，你問這句話，難道眼前兒有什麼人做了不忠不義不仁的事兒了？

子達：不錯，文孝在嚙最後一口氣的時候告訴他爸爸，真正把抗日份子告發到日軍的卻另有其人……

齊父：是誰？

子達：就是他爸爸拜把子大哥的第五個孩子齊泰平。

衆人：啊？！

齊父：（驚嚇，忿怒片刻）你你你……你可有真憑實據？

子達：你把他叫出來一問就知道了。

齊父：子達，你不是不知道，過年前幾天兒，我就把他趕出去了。

子達：好，事到如今，你居然仍袒護他，沒說的，我周子達今兒個自討沒趣兒，就算白來了，告辭！（轉身欲走）

齊父：子達，你把話先搬明白了再走。

子達：從今以後你我是情斷義絕……

齊父：你說的什麼話？難道我那畜牲不在家。我還騙你不成嗎？

子達：有人看他時常出入你們後院兒，你難道不知道？

齊父：（怒到極點看看齊母）這可是真的？

齊母：這……（已嚇得說不出話來）（泰平、龍豪上）

泰平：不錯，我正在家（衆人驚訝）

齊父：你這個畜牲，誰叫你回來的？

子達：（衝過去）光棍兒只打九九不打加一，這是他的家，他不回來誰回來？

齊父：（被激怒至極，上前打了泰平一耳光）方才周大叔說的可是真的？

泰平：爸（跪下）我知道錯了！（哭）

齊父：安平，你到我炕上的櫃子裡把我槍拿出來！

齊母：你：你，虎毒不食子，你忍心毀了自己骨肉呀？

齊父：安平，快去！

齊母：繼業，你不能亂來，你真要殺他，還是先殺了我吧

齊父：妳：（安平正要下，大門被踢開，房啟全帶兩個崽子一個少佐兩日本兵上）

啟全：都不准動！（日本人同泰平打招呼）

安平：（向前）大爺，咱們可都是良民呀！

啟全：滾你他媽的一邊兒去吧！良民？我們就專打良民的，我問你，這兩個老頭兒哪個是你爹？

齊父：我就是齊繼業。

啟全：好，原來是齊村長，失敬，不過據說府上常有專跟皇軍作對的抗日份子走動，大佐特別命令我到府上調查一下。

齊父：在我這兒不是齊家的人，就是幾十年的街坊鄰居，絕沒有什麼陌生人。

啟全：那不見得吧！你的老三那去了？我們正要逮捕他！

齊父：他不是抗日份子，再說他有一年沒回家了，他正在瀋陽教書。

啟全：我看不太對吧？半個月前我還「孤山」看到他呢

齊父：說也奇怪了，上回你為什麼不抓他呢？

啟全：我：（講不出話來了）

子達：我想那時間下也正是抗日份子吧？要不然你就是齊世平的同黨。

啟全：呸！你這老頭兒是那蹦出來的？等我把我全屋子的人都收拾了，再把你活埋了。

少佐：（日語）你不要跟他囉嗦，快叫他們交出齊世平！

啟全：齊老頭兒快把你老三交出來，不然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辰。

齊父：人根本不在我這兒，要我交出誰來？

啟全：好！真是死了鴨子的嘴：還硬、（對崽子）你們把他拖出去，用皮鞭給我抽，我不相信他不說。

泰平：慢著，少佐，我對皇軍多少也有功，你們就這麼對我父親，總說不過去吧？

少佐：我們對自己人窩藏要犯處罰的更兇。

齊母：各位大爺，求你們行行好，不要打人。

安平：少佐，我們真的有好久沒見著我三哥了，你們打這屋子裡任何一個人，得的回答都是一樣的，家父年邁不能挨打，既然你們只是為了打人，那你們把我拉出去吧！

啟全：我看你就他媽的不順眼，只是毒打你一頓，未免太便宜你了，來呀！把這老頭兒拖出去（兩日本兵一個崽子把齊父帶下，衆人欲跟下為少佐啟全阻攔，外面不時傳來皮鞭聲，齊父忍痛聲，齊母跟兩小孩擁在一起，突然皮鞭聲斷，一士兵進同少佐低言幾句）

少佐：我們還有事辦先走一步，你叫他們隨後跟來，（少佐一士兵先下，隨後啟全帶一士兵兩崽子同下，衆人感覺事情不妙都往後院跑，僅留泰平一人留在台上，突然外傳衆人驚叫聲）

齊母：（O、S）繼業！

龍豪、龍傑：（O、S）爺爺！

安平：（O、S）爸爸！

子達：（O、S）大哥！大哥！

泰平：（瞪大眼睛一步退至大門）爸——爸，死的為什麼不是我？為什麼不是我——（轉身奔下）  
（幕急落）

## 第四幕

場景——齊家大廳側角多立了齊父的靈位

時間——齊父過世後的五天

人物——齊母、世平、安平、泰平、慶珠、淑芬、龍豪、龍傑、李彪、李甜、德海、國彥、啟全、少佐、關陽、曉雪、日本兵、崽子

（幕啟，齊家人帶著孝，收拾好行李在廳上等著）

齊母：真是要命，世平說好了要今兒嚮午回來接我們到瀋陽，怎麼到現在還不來呢？

慶珠：（哭）誰說不是呀！爸過去那天安平拿槍出去就沒回來，泰平也失踪了，留下咱們這幫女人孩子怎麼辦哪！  
龍豪：四孀兒您放心吧，我跟龍傑會保護你們的。

齊母：哎！我壓根兒就沒出過遠門兒，我不信留在偉寧營他們還能把我老太太怎麼的（噙地）  
淑芬：真急人，日本人早就懷疑咱們要走了，一早那個少佐不來了嗎？說是給爸鞠躬，其實他東張西望的看動靜。

龍豪：對嘛，爸還不快來，我們再不走恐怕走不成了。（龍傑上）

龍傑：奶奶，三娘，三伯回來了。（世平上衝跪至齊父靈位前）

世平：爸爸：爸：鳴，不孝兒世平回來看您啦！

齊母：鳴：世平（過去扶起世平，母子相擁）你爸爸死的好慘呀！

世平：媽，泰平還沒回來嗎？

齊母：打那天起就沒見著他，我想是叫日本人給拉走了。

世平：什麼是拉走，他是跟人走的。

齊母：好，拉走也好跟走也好，你是快帶我們走呀！

世平：媽，我跟泰平是早已情斷義絕，見了面就是我倆總算帳的時候了。

齊母：世平，你可總是你弟弟呀！再說你爸爸是叫漢奸給派人打死的。

世平：那大漢奸房啟全就更不用說了，於公於私我都要找到他，我要剝了他的皮。（突然安平扶著滿身是血的泰平上）

安平：三哥你回來啦？快，泰平受傷了。（齊母正要去扶、被世平阻止）

世平：泰平在外頭為非做歹，他根本是個漢奸，你把他帶回家是嫌齊家受的連累還不夠是不是？（淑芬慶珠不顧世平阻

攔幫泰平扶好在椅子上泰平仍半躺在安平身上）

安平：三哥，這回你是冤枉泰平了，他冒九死一生的危險在日本憲兵隊偷到一張瀋陽日本駐兵的碉堡地圖和東北日軍作

戰佈兵圖，他出來時也挨了槍子兒。

泰平：三哥（從身上拿出了情報）我對不起齊家的人我是死有餘辜，但可憐了咱們爸媽，爸爸死的冤枉：

世平：（感動地）泰平你先別說話，我去找大夫來：

泰平：三哥不要……我知道自己不行了……你就叫我……這麼死了不是挺好？……快……日本人就要追來了……拿着情

報快走……

世平：泰平別說話，三哥這就背你上山，山上軍醫還在，也許能醫好你的傷。

泰平：三哥，上山只能早點兒叫我死……你甭理我快帶著大家伙兒走，我們齊家只有靠你來……榮宗耀祖了……不過一

旦抗戰勝利了……你能不能在中國抗戰功勳簿裡記上我一……筆？（衆人泣不成聲世平一味的點頭說好）（突然傳

來急促的敲門聲）

國彥：（O、S）喂喂快開門呀！難道屋裡人都死光啦？

啟全：（O、S）再不開門，我們可要打進去嘍！

世平：安平你們倆可得躲一躲，龍豪快帶四叔五叔躲到柴房去（龍豪安平泰平下）

淑芬：世平你也到裡屋去躲一會兒（世平下）（大門被踢開）（房啟全王國彥少佐倆崽子上）

國彥：咦？方才屋裡還挺熱鬧的，怎麼一會兒功夫就剩這麼倆人啦？

崽子：報告少佐，地上有血跡（少佐向國彥一點頭，國彥剛要順着血跡下，安平又上）

安平：你們不用麻煩了，我自己出來了。

國彥：不對，你身上沒傷，受傷的那個呢！（國彥帶一崽子下）

啟全：（抓着安平手臂一扭）說！你們倆在憲兵隊偷了什麼？（突傳來兩聲槍響，國彥一人又上）

國彥：那小子身上啥也沒有，我就讓他跟他那死鬼爸爸團聚去了（衆人大慟，齊母昏倒，慶珠龍傑扶，淑芬曉雪哭在一

起，啟全走過去）

啟全：嗚！（把淑芬淚臉擦過來）別哭啦，像個淚人兒似的，大爺我會心疼的呀！（淑芬用力把頭甩開）嗚！我說國彥

呀，你瞧呀，這娘們兒還真帶勁兒呢！

國彥：房大哥咱們快辦正事兒，辦完了好走人，還怕往後沒機會？

啟全：說，妳男人那去了？

淑芬：知道有人到家來抓他，你要是他，還留在家嗎？

啟全：我要是他，我一定每天在家摟着妳，那兒也不去（說着就往淑芬臉上擰一把）

淑芬：請你放尊重點兒，人家日本人也是講理講法的。

啟全：哩！小嘴兒倒挺利害的嘛，好！我這兒就跟妳講理，你知道我們抓不着齊世平就得在這兒耗着，他總不至於讓我

們糟塌了從小到老的齊家婦道吧？

淑芬：你們這些禽獸不如的東西！

少佐：八格牙路！

啟全：怎麼樣？禍從口出吧？惹火兒了他們日本人什麼幹不出來，妳知道他們抓着女地下工作的怎麼辦？先叫士兵們

玩兒，大伙兒玩兒膩了再餵大狼狗……哈哈……

淑芬：你（上前打了啟全一耳光）

啟全：（抓起淑芬胳膊）我看妳是等的不耐煩了，現在就想嚐嚐叫大伙兒輪着玩兒的滋味兒（舉起另一隻手要打淑芬）

（世平上）

世平：住手，有本事就衝着我來，別只會欺侮女人。

國彥：哈哈，到底兒給咱們騙出來了，房大哥俺可真的佩服你啦！

啟全：（用槍抵住世平的下巴）我問你，方才你倆弟弟遞給你什麼沒有？

世平：其實也沒什麼，那只是他倆在路上撿的。

國彥：撿的？明明是在憲兵隊偷的。

世平：不會吧？他們憲兵隊怎麼會有抗日份子的名單？

啟全：為什麼沒有。他們好按着單兒上的名字抓人，你看了沒有，上面兒淨有誰？

世平：我那記得那麼多？不過我倒看到了我是其中的一個。

國彥：噢？有多少人？

世平：一共有四億人。

啟全：啊？媽個巴子你要我們！

少佐：（打了世平一耳光）八格牙路。

啟全：好，就算是名單吧！那去啦？

世平：叫我吞到肚子裡頭了。

啟全：好，把你肚子破開我也要把它掏出來，來人（但一回頭兩個崽子根本沒回來）（外面傳來四聲槍響）（少佐跑出看）

（不久少佐手捂胸口後退進來，倒在舞台前）

國彥：（看大門方向）什麼人？（糖豆兒從裡屋出來，啟全失神之際世平把槍奪下，李甜踢了國彥一飛腿正中肩膀）

國彥：（笑）我當是誰呢！

李甜：為日本人效勞之後怎麼連親娘祖奶奶都不認啦？

國彥：哪能？那股騷味兒一里外都嗅到了，早知道是你賞給我的玉腿就該在上頭狼啃兩口。

李甜：（怒極反笑）好呀，可別把滿嘴的臭牙崩掉啦！（又飛一腿，踢中國彥另一肩膀）

國彥：（從腰帶上拔槍）好，讓你嚐點兒硬的（碰！國彥應聲倒在血泊中，李彪上手中槍仍冒着煙，德海關陽兩士兵跟

上）

李彪：這濃包也能當漢奸，到底兒是狗肉上不了正席，在這兒丟人現眼。

啟全：（心中直發毛，但又不說場面話）嗚？總司令怎麼找到這兒來了？

李彪：你少他媽的跟我套近乎，你來得我來不得？我問你，你要全屍呢？還是自己把腦袋瓜子拿下來，祭祭齊老伯？

啟全：哩哩！司令這麼大聲兒吆喝着，也不怕驚動了外頭的日本兵？

德海：房啟全用不着擔心，外頭四個日本兵咱們總司令已經練活靶一槍子兒一個地解決了，後院兒的兩崽子也由糖豆兒

一個人替你做主處理掉了，現在一屋子的自己人，要丟臉也丟不到那去！

啟全：（雙腿一跪）大哥，總司令你不能看在我往日跟您的份兒上再給我個改過自新的機會嗎？

李彪：別嚕嗦了，現在就罰你跪到齊老伯靈位前叩頭，沒叫你停不准停。（啟全過去叩頭）

世平：大哥，咱們可不能留活口呀！（李彪跟世平做鬼臉）。

李彪：那怎麼行，我一向慈悲為懷，上天還有好生之德，有道是浪子回頭金不換，頭上三尺有神明，咱們不能趕盡殺絕，



誰不是人生父母養的？……（啟全叩頭起勁）

世平：安平你先帶媽他們先走，咱們在周大叔那兒碰頭，我就來（齊母，安平慶珠淑芬龍傑下）

李甜：（對世平）大哥，方才那位就是大嫂了？

世平：唔！

李甜：難怪你不要娶小了。（郭金山上）

金山：報告司令，情況不妙，有四卡車的日軍正往這兒來呢！

李彪：好！那咱們快走！

世平：咱們抄小路走，我帶路（啟全趁人不注意往後躡手躡足走着）

李甜：（發覺）別讓他跑了（衆人欲追）（房啟全已重回舞台，但這次是退着進來，是被龍豪雙手拿槍一步一步逼進來的）

啟全：小朋友……小弟弟，別瞎扣槍，別玩兒槍……咱玩點兒別的……

龍豪：爺爺，龍豪這就給您報仇了……（轟一聲啟全倒在血泊之中，龍豪自己嚇住了，世平含淚衝過抱住龍豪）

李彪：世平，既然這樣咱們就快走吧！

世平：（點頭）糖豆兒，我們這就走了，妳也要當心，好好照顧自己……（衆人先下）

李甜：（落淚）大哥放心，我會留神的，我已經把自格兒的東西放在對門兒的牟大嫂那了，倒是你自己……

世平：我這家也勞妳駕了……（拉着龍豪隨衆人下）

李甜：路上當心（小聲）我等你回來，我等你（仰頭翹脚大聲叫）我等你回來！

（劇終）